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盤古至唐虞傳 帝堯命羿治風日 濬井老狐救大舜

元載，堯即位為君，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。民就之如日，望之如雲。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。不賞民勳不罰民，治七載，民不作忒。那鴟鵂惡鳥逃去絕域，麒麟瑞獸游於藪澤，奈氣數有常有變，上天忽有十日並出，百姓栽種那些五穀，卻被那十個日曬得焦乾。百姓也被蒸得不奈煩，走在土穴裡躲。又有大風起，吹壞民間屋舍。有個大獸，名喚獬廌；有個大豬，名喚封豨；有個大蛇，名喚修蛇，皆會吃人。帝堯思他臣下，惟羿最有神力，乃命羿治風日各怪。羿領命，往看風頭，卻不從東西南北來，風勢單從青丘澤上，衝激四方。羿看得明白，心生一計，帶了刀箭，直至青丘地方，但見那風：

鬼鬼蕩蕩颯颯飄飄，渺渺茫茫出漢霄。
過嶺只聞千樹吼，入林但見萬竿搖。
岩邊擺柳連根動，園內吹花帶葉颯。
收網漁舟皆繫攬，落縫客舟盡拋錨。
途半征夫迷失路，山中樵子擔難挑。
仙果林間猴子散，奇花叢內鹿兒逃。
播土揭塵沙迸迸，翻江攪海浪濤濤。

羿見了這風，把個身子，向風頭來得緊急處坐定，被那風一滾搏上清霄，隨風飄泊，過了這一會，風收時，落在個所在，卻好一個平坦地方，饒有遠山遠水。羿走起，行了幾十步，遠近望見一洞天，丹崖峭壁，饒有仙風。羿直走到洞門邊，仔細觀望，有一蒼頭，喝聲：「誰人敢妄到此！」羿見他來得不善。道：「請你主人來相見。」蒼頭入報，只聽得裡面道聲：「拿刀來。」羿躲在一邊看，只見走出一人，身勢飄逸，舉止輕揚，手提大刀，喝聲：「誰人闖入我風洞？唐突我風伯？」羿向前道：「在下便是。尊神既名風伯，執掌風事，便是尊官，何得妄施惡風，害彼百姓？」風伯大怒，掄刀向羿來戰。羿排劍抵敵。戰到酣處，羿取箭在手，向風伯擊兜鍪索子上射去，道：「我不傷汝，還我風調便罷。」忽然風伯兜鍪當的滾下地來。風伯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好神箭！他若要傷我，只消他這寸鐵兒拼殺了！好人。」收了刀，向羿施禮道：「謹知君命。」羿釋弓答札。風伯如是送羿出風洞口，曰：「前面便是青丘地界，那一孔竅處，若設繳遮之，我那施風的，見繳即回。」羿聽風伯之言，設繳遮住青丘界口，從此風不為害。

羿思：「風已收服，但那十日如何處置？待我以神箭射之，諒不怕他。」次日，十日一齊並見。羿取箭在手，向日射去，便見那被箭的日，隨箭沒於空中。於是連發九箭，九日俱隨箭沒。只那一輪耀靈，初，羿不識，也發了箭，哪裡射得他上？他澄然碧空中，普照萬方。只見日光天子，聲如洪鐘，遠向羿道：「勞君射盡妖光，萬物從此泰寧矣。」羿望空答禮遙拜。這九日卻亦被羿收了。因思：「風、日也有本事奈得他何，還懼他甚麼獬廌、封豨、修蛇這三個小妖？明日待我施些小技，管教他生則難憑，死則有准，方稱我懷。」

卻說這三個怪物，乃三皇之世留至於今的，已成了精，但不得靈氣，所以性子兇暴悍惡。次日，羿帶弓箭直入深林，見一茂林上，鳥雀驚飛。羿停步觀看，見遠遠似一巨獸，虎頭人身，裸體坐在樹下一高坑邊，拿一山羊腿在那裡吃。羿道：「想這就是獬廌了。」撥箭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獬廌那咽喉。那獬廌翻下坑去，如倒山聲響，獬廌已被射殺了。於是往洞庭之野，尋那修蛇。遍處尋覓了一會，只見草蔥芊處，有一條路不生草，約一二里長，羿道：「想足修蛇的路了。」坐在河洋等候。黃昏時節，只見煙霧朦朧，一道黑氣衝來。他把身閃在樹後，那修蛇目光如電，口似血盆，遠遠奔至。羿認定近前，一箭向修蛇七寸裡射去。那蛇把尾向地一擺，也卻似崩山一般響，氣尚未絕，羿進前幾刀，切為兩段，修蛇卻又除了。思：「於今只桑林裡封豨未除。」他道：「這最是個蠢物，何勞我費力？」吩咐手下人，把些於姆大的繩索，從那封豨常來往的路上，開了一網，綁在四邊大樹上。令數十人守那網道：「待縛住，方可向前，他便挺凶不得。」守者聽令，候至二更，但聽得喂喂之聲，大樹被他那網牽扯得翻來覆去。那守網的，正在困倦，個個驚起，見封豨已被縛了。見人去，擦牙要向人來鬥。於是數十個人，四面倍加大繩，將封豨四腳，緊緊紮做一團。封豨展動不得，作人言道：「放我，放我！」守者道：「卻放不得，莫聽他。」抬來見羿，羿叫幾個屠人，把來宰割，道：「他的肉最堪食。」將來一稱，好有千多來斤。羿每人分了十數斤，道：「為汝等百姓慶太平也。」萬民大悅，自是桑林無封豨之患了。羿既成功，帝堯大加封賞，不題。

堯治天下五十載，自己不知天下治與不治，問左右外朝曰：「天下治否？」俱說：「不知。」乃自游於康衢。有個童謠曰：

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。

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

又有一老人，擊土壤而歌曰：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？

帝又巡狩於華，華封人曰：「嘻，請祝聖人，多富多壽多男子。」帝曰：「多男子則多懼；富則多事；壽則多辱。」封人曰：「天生萬民，必收之職。何懼之有？富而使人分之，何事之有？天下有道，典物皆昌；天下無道，修德就閒。千歲厭世，去而上仙。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，何辱之有？」自是天上之瑞，則有其露醴；草中之瑞，則有朱草生、嘉禾孳；地中之瑞，則有醴泉湧。又有莢草，十五以前，日生一葉。十五以後，日落一葉。月小則一葉厭而不落，以此草占日之數。甲辰六十一載，是歲天下大水，汜濫逆流，民被淹沒者，不可勝數。堯帝問群臣道：「有誰能治得洪水者？」四岳舉鯀，九載洪水如故，鯀徒勞民無功。帝子丹朱又不肖，乃求賢自代。欲讓位於許由。許由字武仲，性好隱，聞堯欲讓位，乃逃往潁水之陽、箕山之下躲避。帝又召由為九州長，由不欲聞，洗耳於潁水之濱。時又有一隱士名巢父，牽犢來飲水，見許由在那裡洗耳，問由曰：「你洗耳為何？」由曰：「堯召我為九州長，我惡聞其聲，是故洗耳。」巢父曰：「你若居高岸深谷，人道不通處隱，那個知道你？這都是你自己求名譽，欲聞於人。我牽犢來飲水，遇著你在這洗耳，水是污的，無污我犢口。」牽往上流飲之。堯又欲讓位於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「召我為天子，豈不是美事？適我有個幽憂的病，方將自治，沒有工夫來治天下也。」於是群臣乃薦舜。

話說姚舜其先國於虞，係出虞幕黃帝第八代孫。父名瞽瞍，母名握登。見天上大虹，有感而生舜於姚墟之地，故又姓姚。握登死，繼母生象。父母與象皆下愚不移。那繼母愛己子，惡舜，嘗在瞽瞍面前唆害舜。瞽瞍遂也惡舜起來。嘗欲殺舜，只是舜盡孝悌之道，毫無怨母弟之意，勤勤耕田，時耕於歷山。歷山同耕的，見舜恁般孝悌，勤勤耕作，見象恁般放肆，不友不弟。把歷山農夫都感格得好，再沒有相爭田畔的。時嘗漁於雷澤，以供父母。那雷洋的漁人，見他恁般孝友，亦皆識居。一日，舜於雷洋得玉牌，浮水文曰：「受而禪惟汝彥。」又燒瓦器於河濱，河濱人皆燒瓦器，見舜恁般作事，便不把缺壞之器貨賣與人。既又牧羊於澗河之上，一日，拾得玉歷於河之岩中。

二十以孝聞，三十，堯因四岳薦，乃召舜，舜至，堯問曰：「我欲致天下，為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執一無失，行微無息，忠信無倦，而天下自來。」堯又問：「以奚為事？」舜曰：「事天。」問：「以奚為任？」曰：「任地。」又問：「以奚為務？」曰：「務人。」堯曰：「人之情奈何？」曰：「人到得有妻子，孝便衰於事父母；人到得多嗜慾，信便衰於待朋友。這便是人之情。若夫從道理作事，則得吉；反道理作事，則致凶者，猶影響一般，不會差失也。」堯大悅，館之於側室，以二女妻舜。大名娥皇，次名女英。又命九個兒子與百官事舜。又把牛羊倉廩等以供給舜。

時舜尚問在畎畝之間事親，只是舜的繼母，見舜於堯帝如此相待，一發妒嫉起來，道：「我有這個好兒子，並不見有人薦著

他。卻把握登那鳥的兒，薦在朝廷？使他恁的富貴起來？如何得把這些東西與媳婦謀得來，與我的兒子，可不是妙！」自是時時刻刻，只唆那瞽瞍殺舜。於是象進了一個計，教瞽瞍叫舜去完廩。舜聽父命，把個階子上到廩上，正在那裡修補，瞽瞍叫象走向前，把個階梯子拿開去，疾忙下面堆起柴薪，縱火把廩焚將起來。象道：「若不是焚死，也是跌死的。」誰知天生聖人，會遭這難？舜見火起，他便手拿兩片箬笠，當作兩個飛翅，從廩上跳將下來，毫無傷損。象見計不就，遠遠躲開去了。過了幾時，象又進一計，叫使舜濬古井。上面把石拋下堆滿，他也飛得上？瞽瞍聽了，使舜濬古井。原來這古井，是九尾狐精一個後門。狐精早識破象要害大舜，把後邊透井的洞門，吩咐小狐狸眾，將來爬開，收拾乾淨，等救大舜。次日，瞽瞍對舜道：「我家這口古井，不知因著何事，沒人討水吃。世人盡說你是聖人，必曉得下面是甚蹊蹺。你可去濬濬乾淨，時常地等我們好吃水。」舜領命，瞽瞍將索弔舜下井，末至井半，使把索子拋卻，舜從半井墜下，舜也自分必死。誰知那狐精在井下看得明，雙於把大舜輕輕捧著。舜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狐精道：「我是千年狐精，特來救你。這井穴是我洞後門，快從此門出去。」頃刻，便有石頭拋下。正進洞門時，大舜猛聽得燐燐撲撲，無數石塊拋將下來，把古井填塞。九尾狐把大舜背從井後門，向前門大路出去，放下道：「前而便是大聖住處。」舜緩步到家，那繼母與象眾人，正圍住那古井邊填井，累得手軟汗流，頭紅面赤。大舜回到家，步在自己房裡，取下七弦琴，操操解悶，不欲傷父母的心。象將井填完，對父母道：「這都是我的妙計，如今沒了舜，甚麼都君，且把他家私依我分派。帝堯與他的牛羊倉廩，把與父母作養膳；干戈與七弦琴弓，只把與我；二位嫂嫂，使他代我敷牀。」父母也不拗他，道：「這便隨你。」象好不快活，想著嫂子，笑吟吟的，暮來舜房中，忽聽得琴聲悠然，想道：「必是娥皇、女英二嫂，不曉得他的丈夫，已作九泉下鬼，還在這裡並並蓬蓬的彈弦弄琴。」及進房裡，哪裡是二嫂？便是那謀殺不死的冤家。象見了，頂門上掉了三魂，身子裡去了七魄，又轉步不得，好生沒趣，乃裝假言道：「我諫父母不聽，定要下此毒手。我思君情切，鬱鬱在心。」舜不好說得，只道：「我那百官，不識我無事，汝且去代我安頓他一安頓。」象巴小得脫身，出房門去了。瞽瞍見這兩遍不能害他，覺得他兒子，或是神聖也未見得，殺舜念頭漸漸減去。帝堯由是一發降重舜的孝行，欲遜位與舜。

時有黃龍從洛水出，直詣舜前，鱗甲成字。舜與三公觀於河，黃龍五彩，又負圖而出，皆言當受禪之事。越常國獻一千歲神龜，方三尺餘。背上有文，蝌蚪書，書上記開關以來之事，堯命錄之，名曰「龜歷。」一日有十瑞：宮中芻草化為木；鳳凰止於庭；黃龍見於整治；歷草生於階前；宮中有五色鳥化白；神木上生蓮；蓮蒲生於廚；葉星耀於天；甘露降於地。是為十瑞。正月上日，舜乃受終於文祖，攝行天子事。

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稱他作八愷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稱他為八元。這八愷、八元，後代承前代，不隕其名。世濟其美的子孫，堯未及舉。舜於是舉八愷，使作主后土的官。舉八元，使作市五教於四方的官。又帝鴻有不才子名歡兜，為人不開通，世人號他作渾沌。少昊有不才子名共工，行事好奇。世人號他作窮奇。顓頊氏有不才子，徒知貪財貪食，酷似三苗，世人號他作號饗。時目之為四凶，堯未能去。舜皆投之四裔。當時歡兜號被放於崇山，便化作一人面鳥，背生雙翼，手足扶翼而行。常走往海中，取海中魚而食。只是他這翼，卻飛不得的。性最狠惡，不畏風雨禽獸，直犯死乃休。好笑歡兜渾沌，便到死還是渾沌的。帝舜又以鯀治水無功，勞民傷財，於是殛之於羽山，今之淮安府贛榆縣。鯀遂投於羽水，化為黃熊。黃熊，三足鱉也。因為羽淵之神。遂舉鯀子禹代之治水。

當時海外南方，崑崙墟在其東。有個奇人，名喚鑿齒，說他口齒似鑿子一般，長五六尺，因以為名。恃他威力，四處害人。舜命羿往收之。羿訪得鑿齒住在華壽之洞，持弓矢直到其處。那鑿齒見羿至，持戈來鬥，道：「你是誰？妄來我洞庭！」羿道：「我奉天討汝罪。」鑿齒道：「我居海外，與你有何相干？」把五六尺長的牙，向羿打來。羿將長弓一架，戛的一聲，如山崩似響，又舞戈來戰。羿將鐵弓格架遮攔，戰了一個時辰，羿覷定他破綻處，取箭射去，正中鑿齒命門，瞥然而倒。羿命眾敲下兩齒回報，不題。

話說舜攝位之後二十八年，堯崩，舜僻化於河南。天下之民，朝覲謳歌訟獄者不歸堯之子而歸舜，遂即天子之位，號有虞氏。初舜微時，有友七人：雄陶、方回、續牙、伯陽、東不訛、秦不宇、靈甫等，常相周旋於歷叢之間。聞舜已受堯禪，七人遂逃去，不復來與舜游矣。元年，舜既即位，以上德王都於蒲阪，今之河中府是。命禹為司空，宅百揆；棄為后稷，教稼穡；契為司徒，敷五教；皋陶為士師，明五刑；垂為共工，理百工；益為虞，治山澤；伯夷為秩宗，以典禮；夔典樂；龍作納言，是為九官。設了這九官，舜特恭己無為，彈五弦之琴，歌南風之詩，把金藏於歌岩之山，捐珠於五湖之淵，曰：「我賤金珠，便下服度。且杜臣民淫邪之意，絕他覬媚之心。」天下悅服，四海咸戴。時有景星出，卿雲興。百工相和而歌，帝乃歌之曰：

卿雲爛兮，糾縵縵兮。

日月光華，旦復旦兮。

八伯咸進，稽首曰：

明明上帝，爛然星陳。

日月光華，私於一人。

時惟有苗不服王化，帝命禹往誅之。有苗民守住城池，不與禹爭戰。禹兵扎住有苗地方三旬，恐勞民傷財，班師而回。舜問禹因何班師，曰：「是不可武威也。」於是大布文德，只把乾羽舞於兩階。有苗民見了，相謂曰：「此至德之主也。」感格來降。當時，舜子商均亦不肖，舜於是薦禹於天，代己攝位，比巡南狩。崩於蒼梧山，今之道州寧遠縣。在位六十一年，壽一百一十歲。娥皇、女英聞舜崩於蒼梧，曰：「大聖棄世，我爾安歸？」於是同往哭舜於蒼梧之野，揮淚而泣，你看他將手拭淚，輕輕彈在那修竹上去，那淚痕點點滴滴，黏在竹上，乾了，一點一點，成了斑痕。圓轉而有紋。至今湘妃竹，是其古蹟也。正是：

感傷神靈倏賓天，彈淚何能到彼邊？

但看猗猗江上竹，跡留千古在長川。

二女於是沒於湘水，遂為湘水之靈。世稱湘夫人，葬於湘江之上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湘江之水永千秋，誰個不吟湘水頭？